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三十三

梁 昭明太子 蕭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 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閒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

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五臣本作枝芳菲菲兮襲予上聲逸曰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　向曰菲菲香氣皆喻懷忠潔也夫符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五臣本作為兮愁苦逸曰夫人謂萬民也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　翰曰夫凡也蓀香草謂司命也言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益自傷也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逸曰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逸曰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為親親也　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脩道德

爾謂初與已善時入不言兮出不辭逸曰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也良曰司命神初與已善後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逸曰言司命之去乘乘風載雲其形皃不可得見良曰乘風載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也已當之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所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銑曰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向曰言神被服香潔倏忽往來終不可逢以喻君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

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　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已而命之

與汝游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已冀蒙天祐也　濟曰汝謂司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飇暴風也喻已與君俱行政教於國

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逸曰美人謂司命也怳失意皃也言已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　良曰美人神也以喻望君之使未來臨風怳然而大歌也浩大也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四歲星逸曰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銑曰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于天撫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竦長劒兮擁幼艾荃五臣本作蓀獨宜兮為民正逸曰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正　向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謂神也言神若能執長劒誅邪臣擁護國之幼長若如此則神實宜為天下萬人之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 右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免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

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翰曰言山鬼若在於山曲被帶美草以為飾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逸曰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　良曰喻君初與己忠誠而用之餘同逸注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逸曰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　濟曰赤豹文貍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又以芳香草木為車旗者彌以自飾也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銑曰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

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 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深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 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己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己不得見君讒邪塡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音戶

杳杳冥冥兮羌晝晦

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 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郭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貌 濟曰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

東風飄兮神靈雨

逸曰飄風貌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

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濟曰自傷誠信不能感君餘同逸注留靈脩兮憺徒濫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已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采山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莫盤反叶韻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銑曰芝草一歲三秀磊磊石貌蔓蔓葛貌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怨公子兮悵忘歸逸曰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向曰言子椒知己忠信而不肯達之於君餘注同

君思我兮不得閒音閑逸曰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逸曰山中人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翰曰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雷填填田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素合兮木蕭蕭逸曰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呴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

喻政木以喻人雷塡塡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濟曰塡塡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猨聲皆喻讒言也　良注同　思公子兮徒離憂　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良曰思子椒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也離羅也

右山鬼

九章一首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　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　翰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屈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衰懈也已

少好奇瑋之服履忠貞之行至老不懈銑曰衰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雖年老而此心不退**帶長鋏**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五回反逸曰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長鋏也崔嵬高皃也言已內備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向曰陸離劍低昂皃切雲冠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胡困**濁而莫余知兮**五臣本無兮字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要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翰曰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吾方高馳而不顧**逸曰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濟曰顧世上如此故高馳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逸曰言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

任也濟曰顧驂駕虬螭而遠去也虬螭皆龍類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五臣本作飱玉英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　良田瑤圃玉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升清朝而食其祿也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逸曰言已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曜也銑曰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五臣作於江湘逸曰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明也濟渡也言已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莫知我也言渡水而去之乘鄂五各渚而反顧兮欸哀秋冬之緒風逸曰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翰曰乘登也鄂渚地名反顧楚都也欸歎也緒餘也秋冬之風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

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逸曰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强行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濟曰邸舍也方林地方言馬壯車堅弃在山野喻才行方美不被任用也

乘舲音零船余上沅兮齊吳榜普孟切以擊汰音太

逸曰舲船船有窻牖者也吳榜船櫂也汰水也言已始去乘窻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良曰舲船名也吳榜船棹也汰波也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逸曰疑惑也滯留也言士衆雖

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還之者也銑曰容與徐動皃淹留也回水回流也疑滯者戀楚國也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逸曰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言已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　向同注

苟五臣本作等余五臣本有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逸曰苟誠也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病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　翰曰原自解之辭苟且也

入溆浦余儃五臣本作邅陟連切佪五臣本作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逸曰溆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　濟曰溆亦浦類也邅轉迴旋也如往也至此迷惑思君之深也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余救之所居

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　良曰冥冥暗皃猨狖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山峻高以蔽日兮逸曰言險阻危傾也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　銑下幽晦以多雨逸曰言暑濕泥濘也君德幽暗多雨喻臣下望施恩惠以自樹也　銑曰言臣巧佞蔽于霰雪紛其無垠音銀兮雲霏霏而承宇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屋泥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澤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　良曰霰雪無垠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皃哀吾生之無樂兮逸曰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逸曰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

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逸曰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坤首兮桑扈臝力果行逸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臝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此隱者以自慰良曰言解裳臝裎以倣夷狄比一人者皆因亂世故以自喻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逸曰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逸曰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濟注同比干葅莊居醢呼改切　逸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葅醢也　濟注同

與前世而皆然兮逸曰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者吾又何五臣本無何字怨乎今之

人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銑曰言觀接輿桑扈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辭也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終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 右涉江

## 卜居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翰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己宜何所居因述其辭

屈平

屈平既放三年逸曰違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逸曰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逸曰建造策謀披胸心也蔽鄣於讒逸曰遇謟佞也心煩意亂逸曰意憒悶也不知所從逸曰迷瞀眩也乃五臣本無乃字往見太卜鄭詹尹逸曰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濟曰鄭詹尹卜者姓名曰余有所疑逸曰意惑違也願因先生決之逸曰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逸曰整儀容也良曰策蓍也立蓍拂龜以展敬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逸曰願聞其要銑曰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其要也屈原曰逸曰吐詞請也吾寧悃悃苦本款款逸曰志純也向曰悃款勤苦皃

朴以忠乎逸曰竭誠信也向曰朴質也將送往勞去聲來逸曰追俗人也斯無窮乎逸曰不困貧也向曰送往勞來隨俗高下也以此二事問其所宜以下類此寧誅鋤草茅逸曰刈蒿菅也以力耕乎逸曰耕稼穡也將遊大人逸曰事貴戚也以成名乎逸曰榮譽立也翰曰大人謂君之貴幸者寧正言不諱逸曰諫君惡也以危身乎逸曰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逸曰食重祿也以媮俞生乎逸曰身安樂也濟曰媮樂也寧超然高舉逸曰讓官爵也以保真乎逸曰守玄默也將哫足訾慄栗斯逸曰承顏色也喔喔咿伊嚅五臣本作嚅音儒唲兒逸曰强笑噱也以事婦人乎逸曰詘蜷局也銑曰哫訾慄斯承顏色兒喔咿嚅唲强言笑也以事婦人諂君之

所寵也寧廉潔正直逸曰志如玉也以自清乎逸曰脩絜白也將突吐忽梯

滑骨稽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逸曰柔弱曲也以絜苦結楹乎逸曰順滑澤也

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絜楹謂同諂諛也寧昂昂逸曰志行高也若

千里之駒乎逸曰才絕殊也將氾氾五臣本作泛泛逸曰普愛衆也若水中之

鳧乎逸曰羣戲游也與波上下逸曰隨衆高卑偷以全吾軀乎逸曰身無憂患

翰曰昂昂馬行皃千里車展才力也泛泛鳥浮皃水中皃與羣游也與波上下偷以全軀苟自免也寧

與騏驥抗軛乎逸曰沖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乎逸曰安步徐也濟曰騏

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駑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軛車軛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逸曰飛雲

隅也將與雞鶩爭食乎逸曰啄糠糟也 良曰黃鵠喻逸士也雞鶩喻讒夫也比翼猶並肩也爭食爭食祿也鶩鴨也此孰吉孰凶逸曰誰喜憂也何去何從逸曰安所由也 銑曰問詹尹吉凶之所從也世五臣本作俗溷胡困濁而不清逸曰貨賂行也蟬翼為重逸曰近讒佞也千鈞為輕逸曰遠忠良也 向曰隨俗顛倒重小人輕君子也三十斤曰鈞黃鍾毀棄逸曰賢隱藏也瓦釜雷鳴逸曰愚讒訟也 翰曰黃鍾樂器喻禮樂之士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鳴者驚衆也讒人高張去 逸曰居朝堂也賢士無名逸曰身窮困也 濟曰高張居廟堂也吁嗟嘿嘿兮逸曰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逸曰不別賢也 良曰嘿嘿不言皃詹尹乃釋策而謝逸曰愚不能明 銑曰釋捨也謝辭也曰

夫尺有所短逸曰騏驥不驟中庭寸有所長逸曰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逸曰地虧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逸曰孔子厄陳蔡也數有所不逮逸曰天不可計量也向曰逮及也神有所不通逸曰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逸曰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逸曰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五臣本無此事逸曰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翰曰漁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而叙焉

屈平

屈原既放逸曰身斥逐也遊於江潭逸曰戲水側也行吟澤畔逸曰履荊棘也顏色憔悴逸曰皯黴黑也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老也逸曰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逸曰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逸曰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逸曰曷為遭此患也良曰三閭大夫屈原故官屈原曰世人五臣本無人皆濁我獨清逸曰衆貪鄙也我獨清逸曰忠潔己也衆人皆醉逸曰惑財賄也我獨醒逸曰廉自守也是以見放五臣有耳字逸曰弃草野也漁父曰逸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萬物五臣本無萬字逸曰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逸曰隨俗方圓世人皆濁逸曰人貪婪也何不淈胡骨其泥逸曰同其風也而揚其波逸曰與沉

浮也銑曰淈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淈濁也衆人皆醉逸曰巧佞曲也何不餔脯其糟逸曰從其俗也而歠昌悅其醨音離逸曰食其祿也向曰餔糟歠醨微同其事也餔食也歠飲也糟醨皆酒滓何故深思高舉逸曰獨行忠直自令放為逸曰遠在他域翰曰深思謂憂君與民也屈原曰吾聞之逸曰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逸曰拂士芥也新浴者必振衣逸曰去塵穢也濟曰彈振去其塵也安能以身之察察逸曰已清絜也受物之汶汶莫分者乎逸曰蒙垢塵也向曰察察絜白也汶汶塵垢也寧赴湘流逸曰自沉淵也葬於江魚腹中逸曰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逸曰皓皓猶皎皎也蒙世俗之塵埃乎逸曰被汙點也翰曰皓白喻

貞絜塵埃喻點汚也 漁父莞 五臣作皖胡板切 尒 五臣作爾 而笑 逸曰笑離斷也濟曰莞爾微笑也 鼓枻 五臣本作栧弋例切 而去 逸曰叩船舷也濟注同 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逸曰喻世昭明 可以濯我纓 逸曰沐浴陞朝良曰清喻明時可以脩飾冠纓而仕也滄浪之水江水名也 滄浪之水濁兮 逸曰喻世昏闇 可以濯我足 逸曰宜隱遁也銑曰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去 遂去不復與言 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向曰玉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

同

悲哉秋之為氣也逸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逸曰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五臣本有兮字而變衰逸曰華葉隕零肥潤去也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翰曰蕭瑟秋風皃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托言秋之為狀而盛述之憭了慄栗兮逸曰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濟曰憭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逸曰遠容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逸曰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逸曰族親別逝還故鄉泬血寥兮逸曰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皃也天高而氣清逸曰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漻聊兮逸曰源瀆順流漠無聲也良

曰寂漻虛靜皃收潦老而水清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良曰潦雨水憯千坎悽增郗虛欷兮逸曰憯痛感動歎息也銑曰憯悽悲痛皃欷泣歎薄寒之中人逸曰傷我飢膚變顏色也銑曰薄迫也有似迫寒之傷人愴怳懭曰廣悢朗兮逸曰中情愴悢惆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向曰愴怳懭悢皆悲傷也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壈力敢兮逸曰數遭患禍身困窮也翰注同貧士失職逸曰亡失財物逢寇賊也翰曰失職亡其財物也而志不平逸曰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逸曰喪志失耦塊獨立也濟曰廓落空寂也羇旅而無友生逸曰遠容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逸曰後黨失輩惆愁毒也良曰惆悵悲哀也而私自憐逸曰竊內念己自閔

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逸曰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寂寞而無聲逸曰蟪蛄斂翅而復藏也銑曰言秋深也翩翩飛皃寂寞無聲也餘同逸注鴈嗈嗈邕而南遊兮逸曰雄雎和樂羣戲行也鶤雞啁竹交哳陟轄而悲鳴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侯鴈鶤雞喜樂而逸豫言無有侯鴈鶤雞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向曰嗈嗈啁哳皆聲也獨申旦而不寐兮逸曰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之宵征逸曰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時亹亹尾而過中兮逸曰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皃也詩曰亹亹文王也蹇淹留而無成逸曰雖久壽者無成功也濟曰亹亹行皃過中謂漸衰暮也

蹇語辭也念已將老淹留草澤無所成者也

悲憂窮慼子六兮逸曰倚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逸曰孤立特止居一方也良曰廓空也謂已窮慼處於空澤者也有美一人兮逸曰位尊服好謂懷王也良曰美人謂君也心不繹逸曰常念弗解內結藏也良曰繹解也言思君之心常不解也去鄉離家兮逸曰背違邑里之他鄉也來遠客逸曰去郢南征濟沅湘也銑曰遠客謂放江南也超逍遙兮逸曰遠出游逝離州域也銑曰無所依也今焉薄逸曰欲止無賢皆讒賊也銑曰焉何薄止也專思君兮逸曰執心一意在留聽也不可化逸曰同姓親睠思義篤也向曰化變也君不知兮逸曰聰明淺短志迷惑也可奈何逸曰頑嚚難啟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

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也心煩憺徒濫兮忘食事逸曰思君念主忽不食也　翰曰憺憂也言思君煩憂忘其飲食願一見兮道余意逸曰舒寫忠誠自陳列也　良曰願一見君道忠信之意君之心兮與余異逸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　良曰君心以是為非故與余異車駕兮朅綺烈而歸不得見兮心悲逸曰迴逝言還欲反國也自傷流離路隔塞也　濟曰朅去也將去歸國而君不見察故悲心也倚結軨零兮太息逸曰伏車重軨而啼泣也　銑曰軨車牆木涕潺湲兮霑軾逸曰泣下交流濡茵席　銑曰潺湲涕流皃軾車上所憑者慷慨絕兮不得逸曰中心志恨心剥切也中瞀莫構亂兮迷惑逸曰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銑曰歎與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瞀昏也私自憐兮何極

逸曰哀樂命薄常念戚也翰曰自憐失志也極窮也心怦怦普萌兮諒直逸曰志行忠正無所告也翰曰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怦怦心不足貌

皇天平分四時兮逸曰何宜春生而秋殺也竊獨悲此凜秋逸曰微霜悽愴寒慄烈也濟曰言秋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白露既下

降百草兮逸曰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五臣本作被此梧楸逸曰痛傷茂木人芟刈也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奄同離羅也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林木喻賢人

去白日之昭昭兮逸曰違離天明而湮沒也銑曰白日喻君言放逐去君襲長夜

之悠悠逸曰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銑曰襲長夜謂因受覆蔽也悠悠無窮也離芳藹之

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逸曰去巳盛美之光容身體疲病而憂窮　向曰芳藹盛皃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余委棄而悲愁也約棄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逸曰君不弘德而嚴令冬又申之以嚴霜逸曰刑罰刻峻而重深也　翰曰瑜暴虐相濟為害也申重也收恢台之孟夏兮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收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　濟曰夏以長物恢台長養也然坎傺勑例而沈藏逸曰民無住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住曰傺　濟曰坎傺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沈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也葉菸於邑五臣本作

莖而無色兮枝煩挐五臣本作拏匿居切而交横逸曰顏容變易而蒼黑柯條糺錯而崩巇也良曰言草木殘瘁也於莖傷壞也煩挐擾亂也顏淫溢而將罷兮逸曰形貌羸瘦無潤澤也銑曰顏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柯彷撫罔彿撫貴而萎五臣本作萎於為切黃逸曰腹內空虛皮朝腊也銑曰柯枝也萎黃葉凋萷朔櫹槮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央預傷逸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身體焦枯被病久也向曰萷櫹槮華葉既落瘀病也皆踰已女離愁苦也又惟其紛糅而將落兮逸曰蓮茸頹仆根蠹朽也翰曰惟思也紛糅衆雜也言思奸邪衆雜或毀落恨其失時而無當逸曰不值聖主而年老也翰曰入恨失其明時不與賢君相當覽五臣本作擥騑轡而下節兮逸曰安步徐馬而勿驅也

濟曰為此擊轡按節徐行游涉草澤也下節按節也聊逍遙以相羊五臣本作佯逸曰且徐低佪以游戲也濟曰逍遙相佯游涉貌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逸曰年歲逝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不長也　良曰忽忽遲行貌將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逸曰傷已幼少後三王也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逢此世之俇丘王攘如羊逸曰卒遇譖讒而遽惶也銑曰俇攘憂懼貌澹徒敢容與而獨倚兮逸曰煢煢獨立無朋黨也　向曰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蟋蟀鳴此西堂逸曰自閔傷已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五臣本作蕩兮逸曰思慮惕動沸若湯也翰曰怵惕震蕩自驚動也何所憂之多方逸曰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翰曰方猶為也仰明月而太息兮逸曰上告昊天

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逸曰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濟曰極至也

竊悲夫蕙華之曽敷兮紛旖奇旎女綺反五臣作猗柅乎都房逸曰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貌也詩云旖旎其華　良曰曽重敷布也旖旎盛貌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何曽華逸無華字之無實兮逸曰外貌若忠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逸曰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喻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銑曰喻其後隨佞人之言以為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逸曰體受正氣而高明乃與問佞臣同情也　向曰我謂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而受其佞也嗟歎聲也閔奇思之不通兮逸曰傷己忠策

無由入也　向曰閔自傷也奇思謂忠信也

將去君而高翔

逸曰適彼樂土之他越也　向曰高翔遠去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

逸曰內自哀念心惻隱也　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明慘悽貌　憂

願一見而有明

逸曰分別忠心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　良曰重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

中結軫而增傷

逸曰肝膽破裂心剖偪也普逼切　良曰心中結軫怨憂而增悲傷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逸曰憤念蓄積盈胷臆也

君之門以九重

逸曰門閨扃閉道路塞也　銑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不可至也

猛犬狺狺銀而迎吠扶廢兮

逸曰讒佞讙呼而在側也　向曰猛犬狺狺開口貌迎吠距賢人使不得進也

關梁閉而不通

逸曰關人承指呵問急也　向曰閉關喻塞賢路也

皇天淫溢而秋霖兮逸曰久雨連日澤深厚也翰曰霖多雨也后土何時兮得乾逸曰山阜濡澤草木茂也翰曰后土地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平聲逸曰不蒙恩施獨枯槁怨天語神我何咎也翰曰言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塊獨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逸曰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七故反逸曰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濟曰踰信詐偽弃忠正易置禮法也錯置也却騏驥而不乘兮逸曰斥逐子胥與比干也良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策駑駘徒哀而取路逸曰言任豎刁與椒蘭也

良曰喻踈賢才而親不肖也駑駘喻不肖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逸曰家有稷契與管晏世無堯舜及桓文也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也御謂御馬者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條而遠去逸曰遭值桀紂之亂昏也被髮為奴走横奔也　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主賢人皆避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貌鳧鴈皆唼所甲反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逸曰羣小在位食重禄賢者伏匿竄山谷也　翰曰喻不肖者食禄則賢人高舉而不留也唼鳥食也梁米藻水草也圜員鑿而方枘汭兮吾固知其鉏牀舉鋙而難入逸曰正直邪枉行殊則也所務不同若粉墨也　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内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鉏鋙相距貌衆鳥皆有所登棲

兮鳳獨五臣本無獨字遑遑而無所集逸曰羣佞並進處官爵孔子棲棲而困厄也良曰踰羣邪皆有其位賢才竄逐獨無所託遑遑不得所貌願銜枚而無言兮常五臣本作嘗被君之渥洽逸曰意欲括囊而靜默前蒙寵遇錫祉福也　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逸曰呂尚耆老然後貴遇值文王功冠世也　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己所以棄逐者其行亦不與君意同也謂騏驥兮安歸逸曰蹢躅吳坂遇伯樂也謂鳳凰兮安棲逸曰集棲梧桐食竹實也　向曰騏驥安歸在於良樂鳳凰安棲在於聖明自踰時無知己也變古易俗兮世衰逸曰以賢

為愚時闇惑也　濟曰言代衰之時則必變古之法改常之道今之相者兮舉肥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　濟曰將相士而用益舉肥美者不言其才行此疾時之深焉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逸曰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凰高飛而不下逸曰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逸曰慕歸堯舜之明德何云賢士之不處逸曰大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逸曰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於為妄食逸曰顏闔鑿坏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逸曰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逸曰申生至孝而被謗也　良曰皆喻己也服御也餧食也欲寂寞五臣作漠而絕端兮逸曰寧武佯愚而不言濟曰寂寞止息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

逸曰常受祿惠識舊恩也濟曰言我將心不思於君不能忘君昔之厚德耳**獨悲愁其傷人兮**逸曰思念纏結摧肺肝也**馮**五臣作憑**鬱鬱其何極**逸曰憤懣盈胷終年歲也向曰憑鬱鬱愁心滿結也極窮也

## 招魂

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翰曰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於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宋玉

**朕幼清以廉絜兮**逸曰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絜**身服義而未**

沬音昧　逸曰沬已也言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　濟曰皆代原為辭餘注同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　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讒佞所牽迫使荒蕪穢汚而不得進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逸曰考校也

長離五臣作羅殃而愁苦　逸曰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銑曰上君也考察離羅也

帝告巫陽　逸曰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　向曰玉假立天帝及巫陽以為辭端

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逸曰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　翰曰人即原也輔祐也

魂

魄離散汝筮予五臣作與之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臟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翰曰著曰筮使筮其所宜而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

巫陽對曰掌夢逸曰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

上帝其命難從逸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五臣本無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逸曰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濟曰陽對天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職也帝既難從志欲使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乃下招曰逸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

屈原之魂也　魂兮來歸　逸曰還歸屈原之身　去君之恒幹　逸曰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　何為兮四方些　蘇賀反　逸曰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隕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　良曰君謂原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四方些辭也　舍　五臣本作楚　君之樂處而離　五臣作罹　彼不祥些　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　銑曰捨去也罹羅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　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　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　逸曰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　向曰七尺曰仞索求也皆假立其惡而甚言之　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些逸曰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翰曰鑠融也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翰曰謂熱也彼方人皆慣習之而得不毀魂往彼必見消釋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不可以託些逸曰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逸曰言南方之俗人無信不可久留也其雕題墨齒逸曰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海些逸曰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蛇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良曰南方人鏤額墨齒祀祭也醢肉醬也雕鏤也題額也蝮福虵蓁蓁側巾逸曰蝮大虵也蓁蓁積聚之貌封狐千里些

逸曰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 向曰蝮蛇毒虺名蓁蓁聚貌封狐大狐也其長千里 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逸曰倏忽疾急貌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 濟曰虺亦虵名益其心助其毒也 歸來 五臣本作魂兮 歸來不可 五臣本有以字 久淫些 逸曰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 濟曰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逸曰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 旋入雷淵 逸曰旋轉也淵室也 爢 五臣本作糜 散而不可止些 逸曰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爢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銑同逸注 幸而得

脫其外曠宇些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翰同逸注赤蟻若象逸曰蟻蚍蜉也玄蠭五臣本作蜂若壺些逸曰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蠆毒能殺人翰同逸注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逸曰柴棘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菅草若羣牛也濟同逸注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逸曰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良曰爛人言熱彷蒲忙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逸曰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銑曰彷徉遊行貌極窮也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逸曰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向曰賊害也魂兮歸來北方不

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逸曰言北方常寒其水重累峨峨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翰曰增積也峨峨高貌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不可以久五臣本有止字些逸曰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逸曰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逸曰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向同逸注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逸曰言有丈夫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良同逸注豺狼從五臣子恭切目往來侁侁所臻些逸曰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銑曰從竪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逸曰投擿也言豺狼得人

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弃也 向同逸注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 五臣本作眠 些 逸曰瞑卧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卧也 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五臣本無此二句 逸曰往則遂害身危殆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逸曰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 濟注同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 逸曰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貌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 良曰約屈也土伯后土之諸侯也其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觺觺銛利貌

敦脄 妹 血拇 母 逐人駓駓 丕 些 逸曰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駓駓走貌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污人 銑

同逸注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逸曰言土伯之頭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參三也

此皆甘人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

恐自遺災些逸曰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　翰曰遺與也　翰同逸注

魂兮歸來

入脩門些逸曰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　濟曰脩門郢城門使原之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於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逸曰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　良曰工祝良巫也君謂原言良巫背行在先君宜在後

秦篝古侯齊縷逸曰篝落也縷線也鄭緜絡些逸曰緜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　銑曰篝落縷線也

綿縲繫也銑同逸注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　向曰言撰設招魂之具無不該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逸曰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　翰同逸注像設君五臣本作居室靜閒閑安些逸曰像法也無聲曰靜室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盧所在之處清淨寬閒可安之翰同逸注高堂邃宇逸曰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逸曰檻楯也從曰檻横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具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翰同逸注

層臺累榭逸曰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逸曰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良同逸注

網戶朱綴逸曰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逸曰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雕鏤綺木使方好也銑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

冬有突烏弔夏胡雅切逸曰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夏胡駕切室寒些逸曰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澗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向曰突夏重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

川五臣本作谿谷徑復逸曰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翰同逸注

流潺湲些逸曰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

疾又絜淨也翰曰漻淢流皃光風轉蕙逸曰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汜汎崇蘭些逸曰汎猶汎汎搖動皃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濟曰言日光風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經堂入奧烏到朱塵筵些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席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旁延相連接也良注同砥音旨室翠翹絓五臣本從才音卦曲瓊些逸曰砥石名翠鳥名翹羽也絓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或曰儃室謂儃佪曲房也銑注同翡翠珠被爛齊光些逸曰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其文爛然

而同光明向注同蒻弱阿拂壁羅幬儔張些逸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也　翰注同纂組祖綺縞逸曰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逸曰璜玉名也言帷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璜玉為帳帷者也　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言帳中用綺練以綬帶結束玉璜為其飾也室中之觀多珍怪些逸曰金玉為珍詭異為怪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奇玩好怪物無不畢具　良曰怪異也蘭膏明燭逸曰以蘭香練膏也　銑注同華容備些逸曰容貌也日暮游晏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觀其鐙錠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　銑曰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侍宿射亦遞代些逸曰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也詩云服

之無射遮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厭九侯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遮代夕暮也翰注同淑女多迅衆些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人也翰同注盛鬋咨踐不同制實滿宮些逸曰鬋鬢也制法也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鬋形貌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良注同容態好比順彌代些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濟曰比密也彌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逸曰固堅植志也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言中禮意者也銑注同姱苦瓜容脩態絙亘洞房些逸曰姱好貌也脩長也絙竟也房室

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貌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 良注同 蛾眉曼萬睩祿目騰光些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騰馳也言美女之貌蛾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也 翰曰曼長睩視貌騰發也 靡顔膩女吏理遺視矊綿些逸曰靡緻也膩滑也遺竊也矊脉也言美女顔容脂緻身體爽滑中心矊脉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 濟曰靡好膩滑也矊目中瞳子言自清澈矊然見其童子 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逸曰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 良注同 翡帷翠幬飾高堂些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之高堂以樂君也 銑注同 紅壁沙版逸曰紅赤貌也沙丹沙也 玄玉之梁些逸曰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

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向注同 仰觀刻桷角畫龍蛇些逸曰言仰視屋之榱椽皆刻畫龍虵而有文章 翰曰桷椽也坐堂伏檻臨曲池些逸曰檻楯也言坐於堂上前伏楯下臨曲水清可漁釣也 濟注同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蓮華也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蔆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薢古買切茩去后切 良曰芰水草也荷芙蓉之莖紫莖屏風文緣五臣本作綠波些逸曰屏風水葵也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鄣風也 向注同文異豹飾逸曰豹猶虎豹也侍陂波陁馳些逸曰陂陁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皮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容於君游陂池之中 向注同軒

輬涼既低逸曰軒涼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羅些逸曰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已屯止步騎士衆羅列之陳俟須君命　翰注同蘭薄戶樹逸曰薄附也樹種也瓊木籬五臣本從艸些逸曰外以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　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魂兮歸來何遠為些逸曰遠為四方而不歸也　良曰言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為也室家遂宗食多方些逸曰宗衆也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人人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　銑注同稻粢子夷穱側角麥挐尼居黄粱些逸曰稻粱也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挐糅也言飯則以稻糅稷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　向注同大苦鹹酸辛甘行些逸曰

大苦豉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鹹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銑注同

肥牛之腱紀言臑五臣本作胹若芳些逸曰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熟之則膜美也膜蘓本切臑仁珠切濟注同和酸若苦陳吳羹些逸曰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甘者也良注同濡鼈炮蒲交羔有柘之夜五臣作蔗漿些逸曰羔羊子也柘謂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銑注同鵠酸

臇五臣本作臇子兗切鳧煎鴻鶬些逸曰臇小臛也鴻鴻鳩也鶬鶬鴰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臇臛鳧煎熬鴻鶬令肥美也向注同露雞臛呼各蠵五臣本作蠵以規切厲而不爽些逸曰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棲

之肥雞臛蠵鼈之肉具味清烈不敗也 翰注同

粔奇舉籹女蜜餌有餦張餭些

逸曰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 濟注同

瑤漿蜜勺酌實羽觴些

逸曰瑤玉也勺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 良曰瑤漿玉漿也勺和也實滿也觴酒器也挿羽於上也

挫宗臥糟凍飲酎直宥清涼些

逸曰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也 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以凍飲酎醇酒也夏飲之可使清涼也

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逸曰酌酒升也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 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既陳此味又有瓊玉之漿

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

反故室敬而無妨

些逸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　翰注同肴羞未通

女樂羅些逸曰魚肉爲肴羞進也言肴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慇懃未通則女樂立堂下濟

注同陳鍾按鼓造新歌些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爲新曲之歌與衆

絶異　良曰按循擊也涉江採菱發揚五臣本作陽字荷些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

彼大江南入湖池採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　銑曰涉江採菱陽阿皆楚歌

曲名荷當爲阿美人既醉朱顏酡些逸曰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

赤色而鮮好也娭五臣本作嬉向曰酡醉也光眇視目曾波些逸曰娭戲也眇眺也

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　翰注同被

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逸曰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靡麗誠獨怪奇也濟注同長髮曼萬鬋浴賤豔陸離些逸曰曼澤也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形也良注同二八齊容起鄭舞些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銑曰使美女十六齊為容儀起為鄭國之舞袵而甚若交竿撫案下些逸曰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袵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向曰袵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以手撫案其節而徐行也竽瑟狂會搷田鳴鼓些逸曰狂猶並也搷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

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　翰注同宮庭震驚發激楚些逸曰激清聲也言衆人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濟曰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吴歈俞蔡謳奏五臣本作奏大呂些逸曰吴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吴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　銑注同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逸曰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放陳組纓逸曰組綬也班其相紛些逸曰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　向注同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逸曰鄭衛國名也妖玩好也雜厠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厠俱坐而陳列之　翰注同激楚之結吉詰

獨秀先些逸曰激感也結頭髻也秀異也言鄭衛之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 良注同崑昆蔽象棊有六簙五臣本作博些逸曰崑玉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崑蕗今之箭囊也投六箸行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崑蕗作箸象牙為棊妙且好也 良注同分曹並進遒相迫些逸曰曹偶也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校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行射禮進之 銑曰曹耦遒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五臣本作梟而牟呼五白些逸曰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著者也 向注同晉制犀比頻二費白日些逸曰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費光貌也言晉國工作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 翰注同

鏗苦耕鍾五臣本作鍾摇虡奇舉揳古八反梓瑟些逸曰鏗撞摇動揳鼓也言衆賓既集儔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鍾左右歌吟鼓琴瑟銑曰鏗擊也虡懸鍾格言擊鍾則摇動其格揳撫也以梓木為瑟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逸曰娛樂也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湎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廢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向注同蘭膏明燭華鐙登錯些逸曰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翰曰言以蘭漬膏取其香也華謂有光華又琢錯鐙使精好結撰至思蘭芳假古頟些逸曰撰猶博也假至也書曰假於上下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濟注同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逸曰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良曰極盡賦聚

也賢人盡至則同心相聚君可還也酎飲既五臣本無既盡歡樂先故些逸曰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銑注同魂兮歸來反故居些逸曰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也

亂曰

獻歲發春兮汨于筆吾南征些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含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向注同菉綠蘋煩齊葉兮白芷生些逸曰菉王芻也言屈原於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翰注同路貫廬江兮左長薄逸曰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濟注同倚沼畦胡圭瀛兮遙望博逸曰沼池也畦

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遥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　良注同

**青驪**呂知**結駟兮齊千乘**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為駟也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　銑注同

**懸火延起兮玄顏烝**逸曰懸火懸燈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烟上蒸天使黑色也　向注同

**步及驟處兮**逸曰驟走也處止也**誘騁先**逸曰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已獨馳騁為君先導也　翰注同

**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音旋　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順通共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　濟注同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䢵公

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已與懐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　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　餘注同

君王親發兮憚丁達青兕徐姊反　逸曰發射也憚驚也言懐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改放逐獸而自傷閔　銑曰憚懼也青兕獸名餘注同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　向曰言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　餘注同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子廉反　逸曰皋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没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没其道將弃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　翰注同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風　逸曰湛湛水貌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而得其

所也或曰水旁林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 濟注同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逸曰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良注同魂兮歸來哀江南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岨誠可哀傷不足處也銑曰欲使原復歸于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辭

招隱士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

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逸同向注

桂樹叢生兮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也山之幽逸曰遠去朝廷而隱藏也翰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偃蹇連卷權兮逸曰容貌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居休反逸曰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濟曰皆桂樹之美貌亦喻原之美行山氣巃五臣本作巄力孔切嵸則孔兮逸曰岑崟嵾嵯雲𡺲鬱也𡺲烏孔切良曰巃嵸雲氣貌石嵯峨逸曰嵯峨嶻嶭峻蔽日也良曰嵯峨高貌谿谷嶄仕咸巖兮逸曰崎嶇閒竊險阻傴也閒呼雅切為于軌切傴苦滑切銑曰嶄巖險峻貌水增五臣本作增波逸曰涌躍澧沛流迅疾也猨狖余救羣嘯兮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虎豹嘷胡高反逸曰猛獸爭食

欲相戲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嶮阻非君子之所處也猨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戲下沒切　銑曰嘯嗥皆聲也歎原於山中與此為隅**攀援桂枝兮**逸曰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逸曰便旋中野立踟躕也翰曰援持也言原引持美行淹留於此以待明君**王孫游兮**逸曰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逸曰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春草生兮**逸曰萬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逸曰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濟曰萋萋草色**歲暮兮**逸曰年齒已老壽命衰也良曰歲暮踰老也**不自聊**逸曰心中煩亂常含憂也良曰不自聊心煩憂也**蟪**惠**蛄**姑**鳴兮**逸曰蜩蟬得夏喜呼號也良曰蟪蛄夏蟬也**啾啾**子由反逸曰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哀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良曰啾啾聲也**坱**烏郎**兮軋**烏黠反逸曰霧氣昧也翰

注同山曲岪佛逸曰盤詰屈也銑注同心淹留兮逸曰志望絶也向注同洞荒上忽逸曰亡妃匹也向曰洞荒忽憂思深也罔兮沕音勿逸曰精氣失也濟曰失志貌憭聊兮慄音栗逸曰心剥切也良曰傷切貌虎豹岤五臣本作穴逸曰嵺穿岤也嵺音料岤音血銑曰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叢薄深林兮逸曰攢荆棘也人上慄逸曰恐變色也向曰慄戰也嶔欽崟吟碕綺礒蟻兮碅欺冰磈於鬼磳在冰硊魚委五臣本作碅磳磈硊逸曰山阜㟴嵎也崔巍嶉嶉翰曰山嶮峻貌樹輪濟曰輪橫枝也相糺五臣本作料兮逸曰交錯扶疎林木五臣本無林木二字茷五臣本作茷蒲末切骫音委逸曰枝葉盤紅茷音跋濟注同青莎雜五臣本作新樹兮薠煩草靃髓靡逸曰

草木列居隨風披敷良曰莎蘋皆草名餘注同 白鹿麏（居筠）麚（五臣本作麏音加）兮或騰或倚（逸曰衆禽並游走住殊異銑曰鹿麏麚皆獸名騰倚猶走住）狀皃崟崟（吟）兮峨峨（逸曰頭角甚殊崟崟峨峨頭角高皃向曰）凄凄兮漇漇（疏綺反逸曰凄凄漇漇毛衣若濡向注同）獮猴兮熊羆（逸曰百獸皆具也）慕類兮以悲（逸曰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翰曰言山中之獸猶慕儔類而悲哀放弃獨處實難為心也餘同逸注）攀援桂枝兮（逸曰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逸曰踟蹰徘徊侍明時也）虎豹鬬兮（逸曰殘賊之獸忿急怒也）熊羆咆（蒲交反逸曰貪殺之獸跳梁吼也濟曰咆聲也）禽獸駭兮（逸曰雉兔之羣驚奔走也良曰駭

鶩也亡其曹逸曰遺離鄉黨失羣偶也　良曰曹耦也務述山中不可居而使原歸也王孫

兮歸來逸曰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逸曰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三十三

文選卷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七上

七發八首 善曰七發者說七事以啓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善曰漢書云枚乗字叔淮陰人也善屬辭賦為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乗諫不從乃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於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乗死於路孝王時恐孝王反

故作七發以諫之七者少陽之數欲發陽明於君也八首者上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矣　銑同善注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五臣本無而字　善曰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皃論語曰子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　向曰同善注太子曰憊敗也　謹謝客善曰說文曰謝辭也　翰曰憊極苦也　同善注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字五臣本作方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善曰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　濟曰富盛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音色　善曰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

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　良曰言以意察之也極窮襲因也言邪氣因為逆迕於腹中也轖車籍交革也其結有此矣

**紛屯**　五臣本作沌徒門切

**澹淡嘘唏煩酲**　善曰紛屯澹淡憒耄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貌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嘘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　翰曰紛沌澹淡混亂也嘘唏哀歎貌煩酲言有如病酒者

**惕惕怵怵臥不得瞑**　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　良曰怵惕驚貌瞑寐也

**虛中重聽惡聞人聲**　善曰素問曰何謂虛荅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　向曰虛中精氣竭也重聽事不密也

**精神越渫百病咸生**　善曰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

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濟曰越散渫發咸皆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貌也　良曰聰明耳目也眩曜惑也不平失常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

太子豈有是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銑曰執猶患也廢止傾隕也豈有是乎設疑問也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

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五臣本無於字是也善曰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也　向曰言賴我君之力使我安樂如容言者而未甚至於此容曰今夫貴人之

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善曰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　翰曰傅保謂傅訓

保養者欲為交游自放故無所也 飲食則溫淳甘膬昌芮脭呈醲濃肥厚善曰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膬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膬腝易破也膬音同上脭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濟曰膬美也脭肉之精醲酒之上者言利口之病形也衣裳五臣本無裳字則雜遝沓曼萬煖燀似廉爍舒灼熱暑善曰曼輕細也說文曰燀火熱也詳廉切爍亦熱也音同上 良曰皆衣裳厚暖而成其病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 銑曰挺動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五臣本有也字傷血脈之和且夫

出輿入輦命曰蹷厥痿於為之機五臣本作幾　善曰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為蹷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理切蹷渠月切　向曰蹷足不能行痿痺也輿輦之安乃為此病之幾兆也洞房清宮五臣本作風命曰寒熱之媒善曰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善曰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衛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清歲肥醲命曰腐輔腸之藥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

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今廣雅曰脆弱也音同上膿厚之味也　翰曰腐爛也

太子膚色靡曼萬四支委平隨筋骨挺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　濟曰靡曼美好也委隨不相着也血脈淫濯手足惰窳音庾善曰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方言注曰墮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　濟曰淫濯不通也惰窳無力也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善曰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旦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總稱也　良曰齊越二國美人所出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閒閑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

之爪牙也銑曰言害人必矣所從來者至深遠五臣本有矣字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淹久也史記曰扁鵲渤海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謁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豎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　善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善曰禮記注曰博聞强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閒閑語事變度去易意常五臣本作尚無離側以為羽翼善曰楚辭曰願承閒而自察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　翰曰語說也常在左右如羽翼也淹沈之樂浩唐五臣本作盪

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善曰唐猶蕩也翰曰淹沈耽好也浩溢無厭也遁佚過度也奚何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濟曰諾有敬納之辭言既病矣願將事容言已助句也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五臣本有哉字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善曰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良曰去除也不欲聞之乎銑曰問辭也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善曰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

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　向曰龍門山名出桐木堪為琴瑟

中鬱結之輪菌丘貧根扶疏五臣本作疎以分離善曰鬱結隆高之貌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　向曰中木中也鬱結輪菌文理鬱盤委曲貌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五臣本作素波又澹徒濫淡徒敢之善曰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　翰曰湍疾流也澹淡洗濯之貌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善曰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顙也朝則鸝呂知黃鳱胡葛鴠旦鳴焉善曰爾雅曰鴿鶊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曷旦鳥也郭璞方

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鶡與曷並音渴暮則羇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善曰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 濟曰羇雌孤鳥也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五臣本作班爾斫之古若斫以為琴野繭典之絲以為絃善曰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為絮 良曰秋冬之間木成實也班公輸班爾王爾皆古之工人野繭蠶之繭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二以為約五臣本作㣲字丁亦反 善曰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喪夫獨與九

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的琴徽也　銑曰鈎珥皆寶也隱弜皆琴上飾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其聲多悲聲九寡九度寡也使師堂操暢五臣本作張伯子五臣本無子牙為之歌善曰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　向曰師堂子京伯子牙皆古之善鼓琴者操張張琴也歌曰麥秀蔪子兼兮雉朝飛善曰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翼垂蒼曰蔪麥芒也慈斂切　翰曰蔪麥芒貌向虛壑兮背槁考槐依絕區兮臨迴溪善曰說文曰槀與槁古字通　翰曰槁枯也絕區謂危絕之地迴溪曲澗也飛鳥聞之翕許急翼而不能去野獸聞

之垂耳而不能行蚑巨宜蟜嬌螻蟻聞之柱五臣從才陟羽切喙而不能前善曰周書曰蚑行喙息說文曰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又曰蟜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濟曰皆蹙拳而然翕斂也蚑蟜螻蟻皆小蟲名也喙口也言柱口而聽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而字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楚俱牛之腴菜以筍息尹蒲善曰說文曰犓以芻莝養國牛也國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為犝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良曰犓牛以芻養者腴腹下肉也筍蒲竹筍蒲心肥狗之和去冒以山膚銑曰冒覆也山膚雄白楚苗之食

安胡之飯善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鋌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炊彫胡之飯　向曰言用楚地之粳稻為之食故云楚苗又用彫胡草實以為飯

摶徒丸之不解一啜常劣而散善曰禮記曰無摶飯徒完切說文曰啜嘗也穿劣切　翰曰摶之不解言黏也啜嘗也一嘗而散言滑也

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善曰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　濟曰伊尹負鼎于湯說以至味故使煎熬也易牙嘗知淄澠之水故使調和也

熊蹯煩之臑五臣作臑音而

勺涉略藥略之醬善曰左氏傳曰宰夫胹熊蹯不熟方言曰胹熟也音而韋昭上林賦注曰勺藥

和齊鹹酸美味也　良曰熊蹯熊掌也　臑爛也勺藥調和也言又以醬調和之
薄補莫耆之炙去

鮮鯉之鱠　善曰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為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毛詩曰炰鱉鱠鯉　銑曰取獸薄耆上肴滑肉為炙鯉魚名

秋黃之蘇白露之茹人據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　善曰茹菜之總名也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　良曰秋時蘇黃露下葵滑皆可食也茹菜之稱酒中漬蘭葉取其香也蕩滌於口以自適也

山梁之餐豢患豹之胎　善曰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　翰曰山梁之餐豢養之豹取其胎也

小飯大歠昌悅如湯

沃雪善曰說文曰歠飲也音同上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良曰歠飲也如湯沃雪言食之易也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而字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莫后齒至之車善曰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　濟曰牡馬也鍾岱之地在北皆宜良馬前似飛鳥後類駏距虛善曰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兔前　銑曰言此馬類鳥獸之飛走駏虛獸

名善走獼側伯麥服處五臣作處服躁祖到中煩外善曰以獼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辭注曰稻粢獼麥芻黃粱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脈僨興外强中乾也向曰以獼麥食此馬馬既逸則中躁急而外煩擾服駕也羈堅轡附易路善曰易平易也翰曰羈勒也堅牢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五臣有後字王良造父為之御秦鈌五臣作駃樓季五臣作秀為之右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鈌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濟曰伯樂古之善相馬者王良與造父皆善御車者秦駃樓

秀皆善走者右車右也此兩人者馬佚逸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善曰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　良曰兩人即王良造父也佚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善曰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銑曰射猶賭也言賭千鎰之金而爭逐千里之道此亦天下之五臣無之字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善曰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　向注同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善曰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　翰曰言使博學辯辭之士陳說山川之原本盡名草之所出比象其物而屬文章離別辭句以類相次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五臣作娛懷之宮善曰虞懷宮名也濟曰浮游猶排徊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五臣作隍池紆

曲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黄當為湟湟城池也　良曰注連也層重也紛紜盛貌以玄緑之色以飾臺城華道也紆曲也溷胡困章白鷺孔鳥五臣作隺鶤昆鵠鶂鷄助拘鵁鶄翠鬛獵紫纓善曰溷章鳥名未詳鬛首毛也纓頸毛也銑注同螭龍德牧邕邕羣鳴善曰螭龍德牧並鳥形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　向曰螭雎龍也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邕邕聲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善曰呂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　翰曰魚者陰之陽也淑寂滲薵儔蓼了蔓草芳苓音連　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滲無聲淑與寂音義同字書曰薵豬草也大尤切豬音豬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苓古蓮字也　良曰淑滲草在水中貌女桑河柳

素葉紫莖善曰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濟注同苗松五臣作松柏豫章條上造天善曰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銑注同梧桐并閭五臣作櫚字極望成林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向曰極窮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善曰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犬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翰曰衆芳草木之香也芬鬱香氣也五風宮商角徵羽之風也從七容容猗靡消息陽陰善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濟曰從容猶舉動也猗靡隨風貌消息翻覆也葉有陽面陰面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善曰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

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横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令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良曰佐酒助飲也杜連即田連善鼓琴者理音謂理其琴音也

滋味雜陳肴糅女又錯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該備也銑曰陳列也肴肉也糅錯皆雜也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善曰埤蒼曰練擇也爾雅曰流澤也　向曰練選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善曰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衛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佚流湎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翰注同

使先五臣作西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烏佳閭娵足具傅予與之

徒善曰皆美女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廧先施哉徵舒段干傅予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都賦注曰吳俗以美女為娃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髾目窕五臣作窈心與善曰子虛賦注曰髾燕尾也窕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娆也良曰裾衣也髾鬌也美目曰窈窕心與心相許也揄俞流波雜杜若善曰言引流波以自絜雜杜若以為芳若芳芳也說文曰揄引也銑曰謂木之光若引水之波杜若香草也具衣之香與此相雜蒙清塵被蘭澤善曰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

若芳也銑曰望其氣如蒙覆清塵覽其髮如被沐蘭澤也蘭澤以蘭漬膏者也嬿宴服而御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嬿服入御于君也銑曰嬿好御進也此亦天下之靡麗五臣有而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五臣有而字游五臣有之字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向曰靡美也皓明侈盛也博亦廣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零之輿翰曰馴擾也騏驥馬名飛軨輕輿也乘牡莫后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善曰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力廷切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服即今步叉也張揖曰

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焉　濟注同夏服箭名勁堅也雕鏤也

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

善曰雲林雲夢之林楚辭曰羲和弭節兮字林曰潯水涯也　良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澤中生蘭也弭節按節徐行也江潯江畔者也

掩青蘋游

五臣作遊

清風陶陽氣蕩春心

善曰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辭曰目極千里蕩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　銑曰掩蔽也蘋大萍

逐

也遡向也恐烏獸聞故逆風行也陶暢也蕩動也

狡獸集輕禽

善曰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於彭城之

東並以所止為集也 向曰校輕皆捷疾也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 五臣有獸字 之足窮相御之智巧 善曰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向曰相謂相馬者御謂御車者 恐虎豹慴 之涉 鷙 質二 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 善曰爾雅曰慴恐也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鑾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 翰曰慴驚也鷙鷹鸇之類鑣馬銜也言行急故銜鳴也魚跨謂入於水麋角謂投其角而殺之 履游麏 居筠 兔 五臣作菟 蹈踐麖 京 鹿汗流沫墜兇 於表 伏陵窘 寄殞反 善曰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 濟曰麏麋皆獸名履游蹈踐所著者皆汗流沫墜於地兇屈陵侵窘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 五臣有之字 乎 善曰李奇

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平㳙大宅善曰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氣必見大宅未詳　良曰陽氣喜色也眉宇眉額間也侵淫漸進貌幾近也大宅謂面也容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㝠火薄天兵車雷運善曰鄭玄詩箋曰㝠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注曰運轉也車旋也　銑曰㝠遠也謂燒火四遠而至也雷運取其猛遠旌旗偃蹇羽旄肅紛向曰偃蹇高貌羽鳥羽也旌旄牛尾執以指麾者肅紛持旌貌馳騁角逐慕味爭先翰曰角競味美也徼古堯墨廣博觀五臣無觀字望之有折善曰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折埒也墨或為[illegible]

也說文曰圻地圻埒也魚斤切　翰曰徼墨謂燒田之墨廣博寬大貌圻界也純粹荀翠全犧獻

之公門善曰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犧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詩曰獻于公所　濟曰純粹美好不雜也色純曰犧公門諸侯之門太子曰善願復聞

之

客曰末既五臣有也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仕臻林深澤烟

雲闇莫五臣作漠字兕徐姊虎並作善曰莫闇貌也說文曰莫日將冥也　向曰木叢曰榛闇漠不明貌兕亦猛獸名作起也毅武孔猛袒但裼先歷身薄善曰左氏傳曰致果

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襢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　翰曰毅嚴也身

薄空手執取白刃磑磑五臣作皚皚五哀切矛戟交錯善曰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剌磑磑斗哀切　濟曰刃兵也皚皚白色矛矟也交錯言多也收獲掌功賞賜金帛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　良曰多收獲者掌主記其功而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銑曰掩蔽也周禮有牧人職言蔽陳青蘋杜若之草為牧人之席旨酒嘉肴羞炰膾可外炙之亦以御賓客善曰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鱉鮮魚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　銑曰旨美也嘉善也肴肉羞食也炰合毛燒者也膾生肉也御食之也涌觸五臣作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

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善曰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翰曰涌觸言滿於器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非常所聞見者也誠必不悔言不可倦也決絕以諾重之至也貞信形於金石感之深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五臣作嘉也能彊起而五臣無而游五臣有之字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五臣有之字累去耳然而五臣無而有起色矣濟曰敬於客故謂之大夫恐已之病為人之累容曰將以八月之望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良曰望十六日日月相

望也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善曰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良注同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思律然足以五臣無以字駭矣善曰卹然驚恐貌銑注同觀其所駕軼迭者所擢拔者所揚汨于筆者所温汾者所滌汔喜乞者善曰爾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纖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向曰駕軼陵過也擢拔起也揚汨疾度也温汾結聚也滌汔洗蕩也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力矩形其所由然也善曰略智也縷覼縷也翰曰心略心計也辭給辯士也如此之人亦不可縷形說其由言濤之多端怳兮忽

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古沒兮善曰老子曰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　濟曰怳忽聊慄驚狂戰懼貌混汩汩相合疾流貌皆言濤之形而類於此忽兮慌呼廣兮俶五臣作倜字兮儻兮浩瀇胡廣瀁余兩兮慌五臣作超字曠曠兮善曰廣雅曰俶儻卓異也　翰曰忽慌倜儻浩瀇瀁超曠曠幽深卓異廣大含虛而平行貌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去聲洞兮蒼五臣作蒼天極慮乎崖涘善曰爾雅曰秉執也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涘毛萇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　良曰言濤之秉意將陵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貌言若與天相連也有極盡思慮者言思至於山崖海涘而不能入其深矣流攬無窮歸神日母善曰言周流觀攬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　銑同善注

汩于筆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善曰方言曰汩疾貌也為筆切良注同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五臣有呼字而不來善曰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翰曰紛紜沸貌折曲也繆往猶作往臨朱汜似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善曰朱汜益地名未詳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日明也良曰朱汜南方水涯也思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於疲怠不能離散至于天明然後存心自持止其所思於是澡早槩五臣作溉古代切胷中灑練五藏澹徒濫澉胡敢手足頮晦濯髮齒善曰毛萇詩傳曰溉滌也槩與溉同練猶汰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澉澹猶洗滌也澉音同上說文曰頮洗面

也頮呼潰切銑曰澡溉灑練澹瀲頮濯皆盥滌也揄五臣作投弃恬怠輸寫淟聽典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善曰方言曰揄脱也王逸楚辭注曰淟垢濁也勑顯切楚辭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也銑曰恬安也怠慢也淟濁垢穢也皇明也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委禹起躄必亦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善曰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躄者履然躄跛不能行也向同善注況直眇小煩懣莫本酲醲女龍病酒之徒哉翰曰眇亦小也懣悶也酲醲中酒也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善曰素問黄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濟曰蒙不明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善曰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言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　良曰比一也言如疾雷之聲聞於百里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善曰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銑曰比二也其形又如山之出雲氣爾衍溢漂匹妙疾波涌而濤起善曰爾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　向曰其三也行溢平滿貌漂疾急流貌然後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五臣無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善曰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為洴聲類曰洴漂也口怜切　翰曰淋淋波之聲其少進也浩浩溰溰五哀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善曰浩浩深廣之貌也溰溰高白之貌也帷或為幃音韋幃帳也　濟注同其波涌而雲

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善曰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良曰言如雲氣之亂又如三軍之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騖怳怳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銑曰旁作橫出也勒兵習兵也六駕駕六龍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具長也　向曰純專浩大也言似專馳大蜺駱驛不絕也顒顒愚恭卬卬昂椐椐五臣從才音居彊彊崒崒所臻將將七將反　善曰顒顒卬卬波高貌也椐椐彊彊相隨之貌椐據於切彊渠章切崒崒多貌也將將高貌也崒所巾切崒或為崒　翰曰崒崒將

將相激貌壁壘重平堅沓雜五臣作雜沓似軍行善曰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户剛切協韻　濟曰言似軍營壁壘重而且堅雜沓衆盛貌軍行如軍之行列訇呼宏隱匈上磕五臣從水苦盍切軋烏黠盤涌裔原不可當善曰軋坱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貌涌裔行貌也　良曰訇隱匈溘皆大聲也軋盤涌裔皆沸騰也原其形勢盛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普忙渤怫扶勿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五臣作硉盧骨切有似勇壯五臣作壯勇之卒突怒而無畏善曰律當為硉盧骨切　銑曰兩傍謂濤之兩邊也滂渤怫鬱怒激貌闇漠感突衝起貌似勇卒之無畏也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五臣作趡都迴切遇者死當者壞善曰說文曰隈

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碕郭璞曰沙堆也音同上追亦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也　向曰壁深岸也津渡處也隈亦曲也踰過也塠高貌也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該**軫**五臣作軫真忍切

**谷分**善曰或圍葢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翰曰或圍津名荄隴也軫隱也言如山隴之相隱如川谷之區分

**迴翔青篾**五臣作䉶寔結切

**銜枚檀桓**善曰青篾檀桓葢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囂讙也枚大如箸横銜之也　翰注同

**弭節伍子之山**

**通厲骨母之場**善曰楚辭曰羲和弭節兮王逸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通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旦食䱜山晝游於胥母疑骨母字

之誤也翰注同通厲上於高也骨母地名淩五臣作陵赤岸篲因衛扶桑橫奔似

雷行善曰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

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掃竹也山海經

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良曰陵上也扶桑日出處其奔勢如雷之行誠奮厥

武如振如怒沌沌徒奔渾渾胡奔狀如奔馬善曰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

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捐子胥

於大江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銑曰誠如奮其武藝也沌渾盛流

貌混混胡本庉庉徒本聲如雷鼓善曰混混庉庉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

浩之水聲音若雷霆也庬音同上　向曰混庬流聲也　潑怒㡳底沓清升踰跐余滯反　善曰言初潑怒㡳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跐也說文曰㡳礙止也㡳竹栗切㡳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釜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跐超踰也　翰曰潑怒激涌也㡳礙止也沓合也清升澄上貌踰跐遠跳也　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善曰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益地名也　濟曰侯波陽侯之波也合戰謂波相鬭也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　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　良曰言濤之急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善曰廣雅曰紛紛眾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　銑曰紛紛翼翼交錯貌又如雲之亂飛也　蕩取南山背摯北岸覆虧丘陵平夷

西畔 善曰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頹覆然後平夷西畔 向曰蕩取散上也背迴也覆虧蔽沒也平夷滿溢也 險險戲戲 許宜 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善曰合戰決勝而後乃罷 翰曰險戲危貌陂池皆為之崩壞所衝擊者無不決勝乃罷而長邁也 瀄 側筆 汩 于筆 潏湲披揚 五臣作揚披 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倒偃側沈 沈 尤 湲湲 爰 蒲伏連延 五臣有也字 相揳也汩密汩水流疾也字書 善曰瀄泌瀄波曰潏湲流貌也沈沈湲湲魚鼈巔倒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沈禹牛切 濟同善注或飛或揚泛灑為暴之極矣沈沈湲湲皆聲也蒲伏連延魚鼈起伏不絕之貌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 蒲北 焉洄 回 闇悽愴焉 善曰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薄北切洄與回同

也良曰蹐前伏也迴闇深不明也由此故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乎太子五臣有既字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曰奏進也資用也略智略也銑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

便蜎於緣詹何之倫善曰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勾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共一人也向曰六者皆辯士也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善曰家語

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籌之五臣作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善曰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參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筭謂筭精微之理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五臣無若字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乃典然汗出霍然病已善曰涊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涊乃顯切霍疾貌也濟曰渙明也涊汗出疾貌已止也

七啟八首并序

曹子建 良曰啟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冀明君崇賢也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因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善曰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 銑曰假立幽玄精微之人以為端大荒日月所入之地寄遠以言之 飛遯離俗澄神定靈 善曰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 向曰飛遯易卦也取其隱遯之義爾 輕祿傲 五到 貴與物無營 善曰莊子曰夫

輕爵禄人者之所託材司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羡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善曰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　翰曰永長也雲際言高也萬物之象不可傾動於心言執情定矣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善曰鏡機鏡照機微也　濟注同亦假立以應之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善曰超野追風言疾也　良注同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善曰上林賦曰過乎泱漭之野　銑曰迥漠幽墟皆遠方之地泱漭廣大也屆至也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五臣作谿對芳林善曰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爾

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　向曰激急洞深也　冠皮弁被文裘　善曰儀禮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　翰曰文裘鹿裘也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　五臣作巖　而嬉游志飄飄焉嶢嶢　堯　焉似若狹六合而隘　烏賣　九州　善曰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　翰曰潛深也飄飄遠貌嶢嶢高貌　若將飛而未逝　五臣作游　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　纍　而登距巖而立　善曰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几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　濟曰葛藟蔓草名距倚也　順風而稱曰　善曰莊子曰皇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　善曰周易曰遯

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兮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善曰韓子曰精神曰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良曰耗費廓空也紀經常理也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善曰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挑雄解難曰譬若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銑曰識其為物生情獨守異見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善曰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譆悲恨之聲也譆與嘻古字通也譆音欣

碁切 向曰嘻歎聲也有是言者重問之夫太極之初渾胡本沌徒本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善曰漢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混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混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翰曰太極天地之前也渾沌為一氣也紛錯言相並而生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善曰列子曰形必終也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濟曰芒芒廣大皃元氣則一氣也言若以一氣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名穢我身位累我躬善曰莊子曰行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去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五臣作莊老

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徒弔尾於塗中善曰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中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良同善注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五臣作巧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善曰羽獵賦曰游觀侈靡爾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子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　銑曰豔美也窮亦枯也妖好靡妙敷布弘大也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

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善曰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爾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向曰拯救也不遠遐路言不以遐路為遠也滌洗也玉音者敬也

鏡機子曰芳菰孤精粺五臣作稗蒲賣切霜蓄露葵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粺禾別名稗與粺古字通薄解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鄭玄曰蓫牛蘈蓫與蓄音義同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煮露葵之羹也 銑曰菰稗草名其實如細米可以為飯蓄菜名此物與葵宜於霜露之時玄熊素膚肥豢患膿女恭肌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大豕曰豢膿肥貌也女龍切 濟曰素膚熊白弱養曰豢蟬翼之割剖纖析

先歷微累如疊縠胡木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善曰蟬翼言薄也楚辭曰蟬翼為重也良曰皆割切之細薄也縠紗也刃刀刃也山鵕丁亂斥赤鷃晏珠翠之珍善曰爾雅曰鵕䳒寇雉郭璞曰鵕大如鴿羣飛出北方沙漠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銑曰山鵕斥鷃皆鳥名珠翠之珍謂蜂肉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生於蚌寒五臣作搴芳苓五臣作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善曰寒今胒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謂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向曰

搴取也餘同善注臛五臣作脽呼各切江東之潛鼉徒何臇五臣作鵬子兖切漢南之鳴鶉常倫反善曰說文曰臛肉羹也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音同上翰曰江東漢南鼉鶉之所出也臇小臛也糅女又以芳酸甘和既醇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醇酎酒也濟曰芳椒醇美也玄冥適鹹蓐辱收調辛善曰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良曰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其味辛故使調適其味也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上林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銑曰蘭椒取其香也施張調

和必使有節滋美射越言及遠也

乃有春清縹匹少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沉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沸溢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據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向注同

彈徵張里則苦發叩宮則甘生善曰月令云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翰曰彈此二音而其味隨之而生矣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善曰釋名酒有沈齊浮蟻

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　濟曰翠樽以翠飾樽也觴酒器亦彫飾之酒初開其浮蟻如鼎之沸也酷烈香氣盛可以和神可以娛腸善曰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善曰韓子曰糲糧之飯藜藿之羹也　良曰甘美也藜藿賤菜布衣之所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音辱　善曰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　銑曰步光越王之劍也其光可照數步華藻劍上文也繁縟彩色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

以荊山之玉善曰國語曰秦文犀之渠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　向曰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又彫飾翠綠二色於上理玉曰錯餘同善注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子廉刃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剸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也　翰曰言劍之利也犀象之獸其皮堅漸濕也九旒之冕散燿五臣作曜垂文善曰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燿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斿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斿者也　濟曰周禮上公之冕九旒華組之纓從風紛紜善曰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　濟曰紛紜盛貌佩則結

綠懸黎寶之妙微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　良注同符采照爛流景揚煇五臣作暉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横文也說文曰景光也　良曰符光也照爛明盛也景暉皆彩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　銑曰黼黻服之文也縠亦紗類金華之舄昔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顯若霜善曰言以金華飾舄故動足而有飾光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銑曰舄履也以金為華而飾之趾足遺餘也參差相雜也微妙鮮明如霜之潔白也緄胡本佩五臣作珮綢繆或彫或錯千故薰以幽若流芳肆布善曰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

幽若猶蘭曰幽幽蘭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向曰緄織帶也綢繆交連也彫錯謂為文章雍容閑步周旋馳燿五臣作曜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　翰曰雍容美貌閑緩也馳曜生光也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善曰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嬙先施哉先施即西施也毛詩曰巧笑倩兮　翰注同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善曰鄭玄詩箋曰褐毛布也　濟曰毛褐皮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去游獵可以娛情善曰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良曰蕩散也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盤纓善曰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輅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鞶古字通良注同玉輅以玉飾車繁纓馬飾垂宛於元虹之長緌五臣作綏而惟切抗招搖之華旍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綵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銑曰綏車上所執者也屈曲如虹之狀也抗舉招搖旍名插楚甲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善曰儀禮

曰司射搢三挾一个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 向注同

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 善曰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 翰曰躡景言躡步日景也輕疾騖馳逸奔皆過也驥與遺風皆良馬名

於是磎填谷塞榛七臻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滿五臣作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廣雅曰屯聚也 濟曰大叢曰榛澤無水曰藪夷亦平也罝罘皆網也彌遍漏遺逸過會合也

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曜野戈殳殊晧旰音汗 善曰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南都賦曰曜野映雲 良

曰獠獵也徒卒也雲布霧散言多也矐照也戈殳皆兵器晧旰白色曳文狐掩狡兎善曰禮斗威儀曰共君乘土而王南海輸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黄犬逐狡兎方言曰掩覆也銑曰文狐狐有文者狡奸也曳掩皆取也捎所交鷫肅鷞霜拂振鷺善曰鷫鷞振鷺皆鳥之名銑注同捎拂擊也當軌見藉值足遇踐善曰西京賦曰當足見碾值輪被轢也向曰軌轍也藉蹍也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善曰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力翰曰飛軒輕車也電逝言疾也隨輪言驅迫之甚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扑輕罾善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罾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也濟曰騰運也飛鋒箭也輕罾網也搜所求林索所革險探薄窮阻

善曰廣雅曰草叢生曰薄銑注同搜索皆求覓也騰山赴壑風厲猋必遥舉善曰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猋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猋去疾皃說文曰猋火華也　銑曰騰運也厲猛也猋火也言如風火之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　銑注同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呼交闞呼檻之獸張牙奮鬣擸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虓闞虎怒也哮與虓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之涉反善曰慴已見上文　向曰脅迫也哮闞怒皃鬣項上毛也慴懼也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善曰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

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噉也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匠述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善曰爾雅曰貙似狸爾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羽獵賦曰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翰曰北宮東郭皆勇者也疇類也貙亦猛獸名抗當也批擊也掌熊掌也拉摺也毛類獸也羽羣鳥也獸疊如陵翮落如雲言多也於是駴五臣作駭鍾鳴鼓收旌弛矢旃頓綱縱網罷五臣作熊獠迴邁善曰周禮曰鼓皆駴鄭玄曰雷擊鼓曰駴駴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　濟曰駭鳴也

頓縱徹去也網亦駿騄渌齊驤揚鑾飛沫善曰南都賦綱也獠獵邁行也曰驥騄齊鑣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也濟曰駿騄皆良馬驤駕也鑾車上鈴也行疾而馬口中飛沫也俯倚金較角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善曰西京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鉤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濟曰較車橫木以金飾之翠蓋以翠羽飾之撫循也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余五臣有性字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閒宮顯敞雲屋皓浩旰汗善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

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　良曰閒大敞高也晧旰明貌**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去聲　善曰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　良曰崇重景大也迎風取其虛涼也觀樓閣之類**彤軒紫柱文榱**衰**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五臣作廂　善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金墀猶金戺也西京賦曰金戺玉階玉箱猶玉房　銑曰彤赤色軒欄檻也榱椽也皆飾以文華又於屋間為井形中有蓮花下垂也葩花也墀塗地也廂房也皆以金玉飾之**溫房則冬服絺**超遲**紘**五臣作綌綌音隙**清室則中夏含霜**善曰劉騊駼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函谷闕賦曰盛夏臨深而含霜也　向曰絺綌皆葛也言房溫故服之含霜言室深也**華閣緣雲飛**

陛陵虛顛眺五臣作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善曰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魯靈光殿賦曰中生垂景顛視流星翰曰緣雲陵虛言高也飛陛閣道也八隅八方也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善曰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鶡仰而弗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翰曰升龍飛龍也攀不逮亦謂高眇遠貌繁巧神怪變名五臣作容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五臣作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濟曰繁衆也怪異也班輸魯國公輸班巧者也離婁明目者也無所措斧斤失其目精言妙細之甚也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善曰熙光也良曰麗草芳草也植種詭

具熙熙也照照曜天
日言樹之光明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
善曰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銑
曰沼池也飛翮鳥也鱗甲水族也
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
善曰楚辭曰觀
者澹兮忘歸也
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
善
曰
莊子曰任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
東海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
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吴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吴
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黄帝作
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逄蒙蒙傳
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麇侯翼侯魏侯也
向曰任子任公子善釣
者魏氏善射者機弩也
芳餌沈水輕繳酌弋翼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鼉
善曰吴越春秋大夫種曰深
川之魚死于芳餌賈誼弔屈

原曰龔九淵之神龍 翰曰餌釣食也繳弋射也翳雲言高也援引也淵言深也然後采菱華

擢水蘋弄珠蠙戲鮫人善曰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揚雄蜀都賦曰蠙含珠而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 濟注同蜯生珠者水蟲也

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善曰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 良曰諷誦覿見也

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五臣作徙善曰毛詩曰宛在水中沚子虛賦曰雜纖羅也廣雅曰抗舉也 銑曰神景則游女之光也沚小渚也縠紗類纖細也烈香盛也靖安皓素也

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

為誰脩燕五臣作嬿婉絶兮我心愁善曰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　良曰仇匹也蘭蕙香草也脩謂脩飾嬿婉美貌言遠望靈仙欲與為匹無由致之佩服香草將為誰脩脩脩飾也美貌隔絶故使心憂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五臣無我字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善曰巖穴隱者所居黄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遥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

妙曲善曰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使人也廣雅曰遺離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陵以和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謂女樂也北里紂樂也紹繼也陽阿曲名爾乃御文軒臨洞五臣作彤庭琴瑟交揮五臣作彈左篪呈知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善曰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彤窓也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篪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濟曰御憑也文軒飾檻為文彩也洞庭以丹漆飾庭也篪管也振舉也然後妓古卯人乃被文縠之華袿圭振輕綺之飄颻戴五臣作載金搖之熠以入燿五臣作爍揚翠羽之雙

翹善曰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來排臣戸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為皇后其弟上遺黄金步摇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良曰姣美也文縠文紗類華袿婦人上服綺羅類飄颻飛揚貌金揺釵也熠爍光色也又飾以翡翠之羽於上也翹舉也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縯紛長裾五臣作袖隨風悲歌入雲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張衡舞賦曰盤鼓煥以駢羅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銑曰揮奮也燿照也飛文謂光相照也盤鼓曲名煥明也縯紛盛貌袖裾也入雲言清徹也蹻綺喬捷若飛蹈虛遠躕凌五臣作陵躍超驤蜿於遠蟬時闡揮霍善曰廣雅曰趙趙行也今為蹻古字

無定也廣雅曰蹠履也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 向曰皆舞貌蹻輕也蹠跳也陵躍踊身也驤舉也蜿蟬盤屈也揮霍奮迅也

翔五臣作翱爾鴻翥之庶濈戢然鳧沒善曰爾雅曰翥舉也濈疾貌也濈側立切 翰曰翻爾輕貌翥翥鶱飛奮迅濈然沈貌

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善曰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韓子形影相應而生 濟曰言迴之疾也景影逮及也

飛聲激塵依違厲響善曰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也 良曰激飄言善歌飛聲飄起梁塵依違乍合乍離也厲盛也

才捷若神形難為象善曰賦舞曰仿佛神動又曰不可為象也 良曰捷輕也若神謂妙也象比也

於是為歡未渫五臣作泄白日西頹散樂五臣作樂散變飾

徵步中閨善曰東都賦曰士怒未渫方言曰渫歇也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銑曰洩猶盡也變飾改服也徵步緩步也玄眉弛尸氏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婧五臣作禎服兮揚幽若善曰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說文曰婧南楚之外謂好也婧湯火切向曰弛廢也鉛華粉也婧好也幽若幽蘭杜若香草也言美人歌聲既畢粉黛微落乃復整理鬢髮拂塗蘭膏衣以好服揚其芳香紅顏宜五臣作既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五臣作擕手同行善曰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眄貌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翰曰睇眄皆視也流光生光彩也吾子謂玄微子行列也踐飛除即閑房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濟曰踐履也飛除高陛也即就也華爛爛

幄幙張善曰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左氏傳曰子產以幄幙行動朱脣發清商善曰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　濟曰清商歌秋聲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善曰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歴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云惟樂殊未央　濟曰振舉也華文彩也央窮也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善曰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善曰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分分義也

鄭玄禮記注曰遺亡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善曰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己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遂自刎公叔未詳　良曰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荆軻字公叔刺秦王不中而死故云畢命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　銑曰果毅謂威勇也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慴懼也萬乘天子也華夏中國也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五臣作爾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善同向注 向曰田文齊公子孟嘗君也魏無忌魏公子信陵君者也皆好仁義之士門下食客三千餘人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 翰曰神妙無方也抗舉也雲際言高也凌五臣作陵字轢力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去聲叶韻善曰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翰曰陵轢干犯也當世謂形要者也生風

成蜺言盛也九野謂九州之野也

吾子若當此之時五臣有豈字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去聲如何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良曰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累也如何者復問之辭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善曰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良曰植謂其父魏太祖者也為漢丞相故云聖宰翼佐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善曰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善曰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五臣作振字乎無外善曰國語曰少昊之衰九

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氏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草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　向曰黎九黎也少昊九黎亂德苗三苗也舜時三苗不脩道命禹征之如此之國太祖皆布德及之而兵威神靈震慴無外者言盡天下無有外矣

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　善曰東京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　向曰殷周湯武之朝也羲皇伏羲也泰天下泰平也

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善曰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翰曰王道三王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望上如草之仰雨上之惠下如春之降澤言和之至也

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

民善曰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以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
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　濟曰濵畔也
喬岳高山也此等之士皆我君化
盡已入仕矣故河畔高山皆無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
之光善曰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曰
仕於晉也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良曰皆
謂時
得賢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
君舉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
杜預曰遺失也　銑
曰異方言非一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善
曰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
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向曰辟雍天子學也明
堂布政
之處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善曰禮記曰不
從流俗鄭氏曰

流俗失俗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　翰曰華說謂不實者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

散樂移風國富五臣作靜民康善曰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　濟曰康安也

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善曰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　良曰休美臻至嘉善祥瑞也

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降鶡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　銑曰甘露景星皆瑞應也紛盛貌晨朝宵夜舒發也

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黿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凰鳴矣　向曰游龍鳴鳳亦瑞應也聆聽也岡山脊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善曰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翰曰雍和熙廣也然主上猶五臣作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善曰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　濟曰沈深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仄陋尚書曰明明揚仄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良曰英奇皆賢才也皇明天子之詔也仄

陋幽僻處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善曰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厓下趨拜尚父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為之綸　銑同善注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善曰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　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和太平也陶唐帝堯是也不欲仕者問辭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五臣作偉哉言乎翰曰攘袂宣袖也偉美也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古卯予心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濟曰攪亂也至聞天下

穆清明君莅國善曰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良曰穆和也覽盈虛五臣作虛盈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樸無治人之材也良曰盈實也頑素自謙也今五臣作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善曰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爾體輕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銑曰廓爾開悟貌初服未隱居時服

文選卷三十四